

学 点 中 国 哲 学 史

先秦时期围绕世袭等级特权展开的哲学论战

黄冈地区工农兵中国哲学史学习班

武汉大学哲学系74级学员

“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举崩。”这些诗句，如实地描写了公元前七八〇年一次大地震时的自然景象，同时也反映着春秋战国时期阶级大搏斗的社会景象。春秋战国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变革时期，奴隶和平民奋起反抗奴隶主阶级残暴统治的斗争，象火山一样爆发了。春秋末年，以柳下跖为首的奴隶大起义，“横行天下，侵暴诸侯”，震撼着奴隶主的统治，新兴地主阶级乘机向奴隶主阶级展开夺权斗争。在阶级斗争风暴中，奴隶主贵族统治的金字塔层层倒塌，奴隶主的王冠一顶顶落地。天下大乱，形势大好。新兴地主阶级在庆祝旧制度的灭亡和新制度的产生，奴隶们在欢呼挣脱锁链，获得土地的胜利。

在新兴地主阶级同没落奴隶主阶级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中，破除还是维护奴隶主阶级世袭等级特权的问题，理所当然地成了当时政治斗争的焦点。马克思指出：“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权关系”。顽固维护奴隶制的儒家，以孔丘为代表，抛出了“克己复礼”的总纲，妄图尽最大的努力，拼老命来维护和复辟奴隶主阶级的“礼制”，这种“礼制”，就是以井田制为基础，宗法制为纽带，分封制为形式，等级制为核心的奴隶主阶级法权。在这种“礼制”下，大小奴隶主贵族按血缘亲疏进行层层分封，瓜分土地和奴隶，从而享有不同的世袭等级特权。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顺应历史潮流，坚持变法革新，提出了“察法立威”的政纲，为打破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等级特权，建立新兴地主阶级专政而斗争。

哲学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儒法两家各代表所属的阶级，统帅

各自的同盟军，围绕着维护还是破除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等级特权问题，展开了一场哲学大论战。总结这场大论战的历史经验，对我们当前集中火力批邓，深入进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奴隶主贵族决不是天生的统治者

——法家对儒家“天命”论的批判

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的哲学斗争，首先在“尊天命”和“反天命”的问题上展开。这个关于天命神权问题的论战，同世袭特权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论战的实质在于：奴隶主贵族是不是天生的统治者。

一小撮奴隶主贵族，为了维持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反动统治，自称是天生“贵种”，“受天有大命”，理应世代占有土地和奴隶。为了给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涂上一层神秘主义油彩，他们拼命宣扬反动的“天命论”和“王权神授”思想。天命论，成为他们维护世袭特权，奴役劳动人民的精神武器。

随着奴隶制的衰落，天命神权思想日益动摇，以孔丘、孟轲为代表的儒家，把“知命”和“复礼”结合起来，狂热地鼓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并力图用所谓“天爵”来论证“人爵”的神圣不可侵犯，把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爵位说成是天命决定的，“尊卑有等，贵贱有序”，也就是天然合理的。他们从“天命”论出发，进一步鼓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胡说统治者是“生而知之”的“上智”，被统治者是“困而不学”的“下愚”，社会等级的划分被说成先天生就的“智”和“愚”的差别，而且“上智与下愚不移”。这样，天生“贵种”的奴隶主贵族，具有天赋的“道德”和“智慧”，理应成为世世代代的统治者，谁要起来推翻他们的统治，否认他们享有的世袭特权，那就是违反“天命”，就会“获罪于天”。孔老二狂叫要“畏天命”，目的是要人们“畏大人”，维护“王公大人”的权威，承认奴隶主贵族们享有的世袭特权的合理性和永恒性，不许劳动人民“犯上作乱”，攻击新兴地主阶级“勇而无礼”。

这种反动的“天命”论，日益觉醒的奴隶们再不相信了，孔老二之所以惊呼“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正表明奴隶们首先拿起了反天命论的武器，使奴隶主们胆战心惊。奴隶起义领袖柳下跖高举战斗无神论的旗帜，不讲族亲，“不祭祖先”，向天命神权开火，痛斥孔老二“妄称文武”、“妄作孝悌”，决心抡起“金锤”彻底砸烂黑暗的奴隶制。

在劳动人民革命斗争推动下，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用朴素唯物论的思想武器，戳穿了儒家“尊天命”的神学谎言，剥掉了蒙在奴隶主贵族世袭等级特权上面的“神圣外衣”。

荀况针对孔孟“天人合一”的反动说教和“畏天命”的讹诈叫嚣，提出了“天人相分”的理论和“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思想。他指出，“天行有常”，自然界有自己运动变化的规律，毫不神秘，“天”不可畏，可畏的倒是“人妖”，即凭借世袭特权正在兴妖作祟的社

会寄生虫。“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荀况“制天命而用之”这一光辉思想的政治含义，就是说儒家捏造的“赫赫上帝”是“不足畏”的，奴隶主的统治不是永恒的，反动的奴隶主贵族决不是天生的统治者，新兴地主阶级可以战而胜之，取而代之。在破除了维护奴隶主世袭特权的精神支柱后，荀况明确地提出反映新兴地主阶级要求的法权原则，就是要论功行赏，废除“世卿世禄”，主张贵族子孙，如果不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和道德标准，就应贬为普通老百姓。反之，普通老百姓的子孙，只要努力学习，坚持法家政治路线，那就可以让他们当卿相士大夫，成为新的统治者，荀况这个由反天命神权到反世袭特权的思想，为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武器。

必须看到，孔老二虽然死了两千多年，他所宣扬的天命论、天才论仍是后世复辟派用来向革命人民进攻的破烂思想武器。叛徒、卖国贼林彪狂热地鼓吹“天才”和“超天才”，妄图建立林家世袭的封建法西斯王朝，今天，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也信奉孔老二“上智下愚”的教条，他只讲个人“敢抓”，不讲群众，以“救世主”自居，大肆鼓吹“帝王将相的智慧”及“台阶论”，攻击老、中、青三结合是“三凑合”，诬蔑从工农中提拔的新干部“效果一般不好”，“拨乱反正”，要靠他那样“敢”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家伙”“解决问题”。

为什么古今复辟派都如此热衷于鼓吹“天命”、“天才”呢？因为“天命论”、“天才论”和维护世袭等级制的“血统论”是一码之事。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一针见血指出的：他们无非是妄图证明，“历史上产生的阶级差别是自然的差别，人们必须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尊敬这些差别，并承认它们是永恒的自然规律的一部分”，“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

等级关系中的对立斗争不可调和 ——法家对儒家“中庸之道”的批判

围绕奴隶主世袭等级特权的哲学斗争，还在“道中庸”和“反中庸”的问题上展开。

奴隶社会的世袭等级制，建立在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的基础上。等级关系实质上是阶级关系。《共产党宣言》指出：“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没落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等级关系，保住他们的世袭特权，压制劳动人民的反抗，阻止新兴地主阶级的变法斗争，就大肆宣扬“中庸之道”。

所谓“中庸”，就是要“不偏、不倚”，保持常规，即永远保持奴隶制这个“贵贱有序”的矛盾统一体。孔老二说：“夫礼，所以制中也”。所谓“中”，就是要人们的一切言论、行动都以维护奴隶制的等级关系为唯一准则，恪守“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法权原则所规定的君子与野人、劳心者与劳力者之间的等级隶属关系；对“礼”所规定的等级名分

不允许有丝毫的僭越和偏离。可见，他们鼓吹“中庸之道”，目的在于掩盖奴隶制的阶级矛盾，维护和复辟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等级特权。

孔丘宣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就是说，周礼所规定的等级隶属关系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它是尽善尽美的制度。妄图用折中主义的手法调和矛盾，取消斗争，借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特权统治和既得利益，反对任何变革，阻挡社会前进。

没落奴隶主抛出“中庸之道”的折中主义，完全是一个政治诡计。他们口里喊“中庸”，手里在磨刀。当他们骗不了就压，压不住就杀，向革命人民反攻倒算时，是一点也不“中庸”的。从孔老二屠杀革新派少正卯，秦国奴隶主贵族车裂法家商鞅，到历代反动统治势力在“中庸”烟幕下制造各种借口，排斥、打击、扼杀新生力量，无不证明这一点。

处在奴隶主阶级残酷剥削和压迫下的广大奴隶，最先识破“中庸之道”的骗局，他们奋起造反，把奴隶制的等级秩序冲了个天地翻覆，吓得孔老二连声狂呼：“小人反中庸，小人而无忌惮也！”这恰好证明了劳动人民“反中庸”的斗争哲学在革命实践中发挥了巨大威力。

在劳动人民革命斗争的推动下，处在上升时期的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为了反对奴隶主阶级的等级特权，建立新兴地主阶级专政，曾经运用朴素的矛盾观，批判了儒家的“中庸之道”。

早在春秋初年，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史墨就以“物生有两”的朴素辩证法观点，提出了“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矛盾转化思想，说明奴隶主贵族的特权统治不是永恒的，君和臣的尊卑地位是可以转化的。到了战国末期，杰出的法家思想家韩非，进一步揭露了儒家宣扬的“中庸之道”的虚伪性。他指出，在自然界，矛和盾、冰和炭、寒和暑总是互相排斥，“不可同世而立”，只能一方战胜另一方；在社会生活中，当权的没落贵族和新兴的“能法之士”也是“不可两存之仇”；儒家和法家也是不能并行的，“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这就深刻揭露了新兴地主阶级同没落奴隶主阶级之间是“不可两存之仇”的矛盾关系，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中庸之道”。

韩非从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要求出发，进而提出了通过斗争来达到矛盾转化的思想，狠批了孔丘“君子无所争”、“戒之在斗”的调和矛盾、取消斗争的反动说教。韩非认为必须用革命暴力摧毁奴隶主贵族的腐朽统治，新兴地主阶级才能取得统治地位。他继承了商鞅“以杀去杀”，“以战止战”的辩证思想，强调指出：“木虽蠹，无疾风不折，墙虽隙，无大雨不坏”。即是说必须通过“疾风、大雨”的革命斗争，才能推翻具有“灭亡征兆”的奴隶制，而使新的封建制在斗争中建立起来。这就为秦始皇发动统一战争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儒法两家“道中庸”与“反中庸”的哲学论战，反映了维护还是破除奴隶主等级制的斗争。这表明社会变革是在斗争中实现的，不破除奴隶制的等级制度，新兴的封建制度就建立不起来。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处在社会大变革的今天，面对无产阶级同资

产阶级进行生死大搏斗的形势，挖空心思地玩弄折中主义手法，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破烂；同两千年前复辟派的祖师爷孔老二一样，口讲“中庸”，手提屠刀，妄图阻挡革命的洪流，终于在马克思主义斗争哲学的千钧棒下，露出了白骨精的原形。

扼杀新生事物的旧名分必须废除

——法家对儒家“正名”论的批判

围绕世袭等级特权的哲学斗争，还表现在“名实”关系问题上，论战的实质在于对旧的等级名分持何种态度。

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是靠等级名分来维持的。所谓名分，就是大小奴隶主贵族按照等级制瓜分世袭特权的法律规定。奴隶主阶级依靠这种名分，来维持自己的特权地位和统治权威。但是，在社会大变革时期，奴隶们奋起造反和新兴地主阶级展开夺权斗争，新事物层出不穷，不断地冲破了奴隶制等级名分的旧规定。一批批奴隶主贵族“亡国、丧家、杀身”，“一切被习惯所崇奉的秩序”都被打乱，所谓“周礼”早已名存实亡，出现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局面。这种大动荡，意味着奴隶主世袭等级制正在土崩瓦解，表明奴隶制度“已经变得如此不现实，即如此丧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顽固维护奴隶制的孔老二，痛切地感到奴隶主阶级的法权原则一旦失效，大大小小的奴隶主就会遭到灭顶之灾，奴隶主贵族统治者就不能“名正言顺”地坐享特权。他认为“礼乐不兴，刑罚不中”的统治危机，是由于“名”“实”的混乱引起的，为了“拨乱世，反诸正”，首先要“正名”，即用已经冲垮了的等级名分，对新的阶级关系实行全面“整顿”；他叫嚣要“齐之以礼”，即用旧名分扼杀新事物，大搞翻案复辟，通过整顿来重新恢复西周奴隶社会的旧秩序。例如新兴地主阶级鲁国大夫季氏，蔑视奴隶制的等级名分，公然在自己的家庙里表演只有天子才能观赏的“八佾舞”。孔老二认为这是僭礼越分，大逆不道的事件，狂叫“是可忍，孰不可忍”。十分明显，孔老二主张“正名”，实质就是要维护和恢复已被冲垮的旧的等级秩序，压制和反对新生事物，“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

孔老二的“正名”论，颠倒“名”和“实”的关系，颠倒主观和客观的关系，把名分等级观念作为第一性的东西，用以纠正已经变化了的客观事实。社会向前发展了，奴隶制的法权观念已经过时了，而孔老二死死抱住旧的等级名分不放，并妄图扭转历史车轮，对抗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这是道道地地的唯心论的先验论。

春秋战国时期，从根本上否定奴隶制等级名分的是劳动人民。柳下跖宣称“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奴隶主贵族全是一些“乱人之徒”，并怒斥“欲求富贵”、一心只想当官作老爷的孔老二，才是货真价实的“盗丘”。农民思想代表许行，提出“君民并耕而食”，坚决否定君民之间的等级差别，主张人人劳动的平等关系。

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法家及其同盟军名家，为了打破奴隶主贵族的旧的等级观念，也批判了儒家的“正名”论，而主张按照新的阶级关系，重新“别同异，明贵贱”，否定“旧名”，制定“新名”。荀况提出“制名以指实”，即根据新的社会现实，制定符合实际的“新名”，做到名实相符，防止没落奴隶主“以名乱实”的复辟活动。法家和名家还强调要“循名责实”，即按照客观现实的新变化，制定新法令，来维护新制度，巩固新的阶级关系。如，把没落奴隶主贵族列为“五蠹之民”或“奸民”，而把新兴的地主阶级和农民称为“黔首”或“耕战之民”，并且用新的法令把已经改变了的阶级关系固定下来。这对于当时政治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法家的“制名指实”与儒家的“以名正实”，是针锋相对的两条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法家站在肯定新事物、维护新制度的立场所提出的“制名指实”、“循名责实”，在认识路线上坚持了朴素唯物论的反映论原则，为变法革新、“明法审令”的政治路线服务。

儒法两家在名实问题上的斗争，反映了没落奴隶主阶级与新兴地主阶级在对待等级名分问题上尖锐的政治斗争，也是他们对待社会大变革中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的相反立场在哲学上的表现。孔老二的“正名”，被历史上的复辟派所继承，奉为维护旧制度、扼杀新事物的重要法宝。今天，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也完全学着孔老二的腔调，狂叫“就是要正名”，他挥起“整顿”的大棒，妄图把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统统整掉，以达到翻案、算账、复辟的罪恶目的。“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历史的辩证法无情地把孔老二和邓小平这些唯心主义小丑统统扫进了垃圾堆。

先秦时期，儒法两家围绕世袭等级特权展开的斗争，生动地表明社会大变革中的大搏斗必然伴随着一场哲学大论战。

应该看到，新兴地主阶级所要求的不过是用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用新兴封建主的法权原则取代奴隶主贵族的法权原则。可是，这也经历了长达三百多年的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哲学论战。今天，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是要“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深刻的大变革，必然要遭到新老资产阶级，特别是把资产阶级法权当作命根子的党内资产阶级的拼命反抗，因而政治斗争和哲学论战必然会更加尖锐，更加复杂，更加激烈，更会经历多次的反复。总结哲学斗争的历史经验，使我们更加深刻体会到“不斗争就不能进步”的伟大真理。“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在当前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把批修与批孔结合起来，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进行到底。